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五

李心傳撰

中華書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六

【建炎四年】八月辛未朔。禮部尙書謝克家參知政事。克家首言呂頤浩老成練事。去歲勤王有大功。時方艱難。強寇內逼。望留行在。以備咨訪。自渡江以來。官司圖籍散佚。遂命百官省記條制行之。凡所子悉。悉出胥吏。至是始令條具申尙書省。其後復命左右司郎官簽貼敕令所審覆。申朝廷取旨頒降。然未及行。

左右司判定。月麻不載。今以紹興元年十一月劉一止所奏及四年三月乙亥敕令所狀增入。當求本月日修附。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請直徽猷閣。范正己爲本司

參謀官。從之。旣而尙書省請大使司置參謀參議官各二員。俸賜視雜監司。自是諸路以爲例。

尙書省建議。在此月乙酉。

光世嘗因公事。移牒六曹。言者以爲今國勢淩弱。藩方大臣。所宜尊獎王室。若帶儀同三司。可牒六曹。則亦可關三省樞密院矣。光世非敢凌蔑。特不知事體。望損抑之。詔以章示光世。戶部侍郎季陵轉對。上疏曰。臣聞宣王承板蕩之後。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夫賢以德稱。能以才稱。賢者必有才。故任之勿疑。能者不必有德。顧所使何如耳。自古以爲才難。使人不當求備。記其功。忘其過。取所長。棄所短。安得乏才之歎乎。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有愧於古。論事之人。皆喜攻之。瑕疵旣彰。不復可用。縱加技拭。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爲之地矣。臣試舉其罪大且衆者言之。自崇觀以來。黨助巨姦。交結非類。各出詭道。以鬻寵榮。坐此當責者。不知其幾何人也。至靖康末。二聖北狩。邦昌攝朝。不能死節。閒或從僞。坐此當責者。

不知幾何人也。至明受初，苗、劉專殺，幾危宗社，拱手受制，不能討賊，坐此當責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義責之，皆不容誅，以情恕之，亦士大夫不幸耳。蔡京、王黼當國日久，閹官弄權，豪強販祿，欲仕進者，舍此無階。雖名家文士，甘從污蠱，特立獨行，是爲希有。首惡者既已伏辜，其餘勿論可乎？邦昌內奉太母，外迎陛下，一城生靈，忍死須臾，事有權宜，初無異議。首惡者既已伏辜，其餘勿論可乎？太母垂簾，東宮監國，回容以防挾主之變，隱忍以待勤王之師，各不統兵，難備倉卒。首惡既已伏辜，其餘勿論可乎？陛下昭德塞遠，以臨照百官，雖皆赦而不誅，然弄筆墨者，至今不容貸。文致其罪，當得惡名，雖知其才，誰敢引薦？當今多難之時，朝廷緩急無可使者，獨不聞舉魏尙於獄中，卒能卻匈奴，起張敞於亡命，卒能弭盜賊，責功補過。前古有之，臣願陛下明詔宰執，於罪戾之中，選擇賢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爲國愛人，許以自效，非誤國者，勿復再言，使人人皆得自新，誓死圖報，同心協濟，以成中興之業。天下幸甚。疏奏後二日，范宗尹進呈詔榜朝堂。

壬申，詔福建、溫、台、明、越、通、泰、蘇、秀等州有海船民戶及嘗作水手之人，權行籍定，五家爲保，毋得發船往京東。犯者並行軍法。以山東米麥踴貴故也。詔自京堂除窠闕內不載去處，並令吏部差注。又詔除知

州軍及舊格堂除通判外，一切撥還吏部。

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十三日吏部侍郎鄭滋劄子修入。

癸酉，詔神武中軍益選親兵，通舊作六百人，更三番入直禁中，不隸禁衛所，命統制官辛永宗提舉之。

徵猷閣待制李釜卒。

釜以去年七月甲申除祕撰不知何時陞職也。

甲戌詔日輪侍從官一員具前代及本朝關治體者一兩事進入用參知政事謝克家請也。既而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密禮言祖宗以來選命儒臣以奉講讀若命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有越職之嫌望但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

後詔在此月戊子

詔朝散大夫致仕錢被令再

仕以給事中富直柔等言其疏通強敏可任郡寄也。被靖康末嘗除知唐州掛冠去至是復起之。

乙亥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始被江州路安撫大使之命時統制官張忠彥將所部在吉州前一日執政奏除忠彥江州路兵馬副鈐轄令受勝非節制上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爲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凶不疑以待勤王之師議者或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鄭穀敢與之抗顏岐雖好士人亦懦怯不能有爲勝非行至桂陽監始被命上疏言自桂陽至江州四十餘程措置不及臣之孤迹獨被聖知前後大臣並無交黨今赴任則敗事辭免卽有避事之嫌進退狼狽皆當誅責臣謹體此意抗章請罪乞就近別差官詔不許。

勝非此奏以十月乙亥至行在今因被命之日送書之

丁丑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遷檢校少師易鎮武成感德始錄守江之勞也翌日上諭大臣曰世忠不親文墨除方手寫郭子儀傳欲付卿等呼諸將讀示之鎮西軍節

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爲檢校少保寧武昭慶軍節度使錄扈蹕及平盜之勞也。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汪公望加贈諫議大夫各官其家二人召安民子奉議郎同赴行在既至以同知大宗正

丞同除命日麻不書紹興元年七月乙亥自宗丞除知柳州

朝請大夫康允之坐棄城停官

戊寅侍御史沈與求右諫議大夫黎確右正言吳表臣論季陵轉對乞收用近年廢黜之人其言非是不當榜朝堂上悟命撤之范宗尹請坐三章行出上曰祖宗以來凡朝廷政事不當未出則給舍封駁既行則臺諫論列一體相成判而爲二則非矣宗尹曰臣等惟是之從何敢固執然議者謂陵所言蓋宗尹風指也初朝散郎知蘄州甄采以得柔福帝姬聞於朝事見三年十一月戊午采會爲淮西都巡檢使劉文舜所破

乃脫身從韓世清衛送帝姬赴行在時上猶在溫台先遣入內侍省押班馮益宗婦吳心兒往越州驗視乃取入宮封福國長公主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草制有曰彭城方急魯元當困於南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於禁樹案光熒會要特用利門載行遣僞公主事而無始封之年中興天章制草亦無始封之制汪藻龍溪集有之在今年八月韓張二將遷官制之後當是此月也藻集又有代公主主理降詔皇太后起居表則其進

封當在太后未還之前今日附此俟考

庚辰隆祐皇太后至自虔州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益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從衛提舉一行事務孟忠厚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扈從上出行宮門外奉迎因縣問太母所過守臣治狀后性恭

謹未嘗以毫髮干朝廷。然喜飲酒。上以越酒不可飲。令別醞。后寧持錢往酤。未嘗直取也。吳才人頗爲后所愛。閒語及瑤華事。后曰。我入宮時十六七女子。安知其他事。悉是劉氏相誣。一事以上諭大臣語修入后在禁中。嘗

微覺風眩。有宮人自言善用符水咒疾可瘳者。或以啓后。后曰。又是此語。吾其敢聞也。此等人其可留禁中耶。立命出之。此事王明清聞之王嗣昌是日。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州天長軍鎮撫使薛慶及金人戰於揚州

城下。死之。完顏宗弼既屯六合縣。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趙立在楚。薛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宗弼患之。左監軍昌自孫村來見宗弼計事。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撫使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以是月戊寅出兵。己卯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怒曰。此豈縱酒時耶。我爲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亡騎三人。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走還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皇墜馬。爲追騎所擒。馬尋舊路歸承州。軍中見之曰。馬空還矣。太尉其死乎。仲威棄揚州。奔興化。敵長驅犯承州。兵馬鈐轄王林出城迎敵。不勝。亦奔興化。承州陷。措置高郵軍事國奉卿走還楚。敵懼慶復脫歸。敵殺之。慶在承久。軍食既足。不復斂取於民。王官自京師至者。館殺甚厚。皆案格賦祿。官兵隸承州者。日種時帛。舉如令給之。至視其徒。則戰士計日糜食。老弱計日受券而已。金人自浙歸。大塞於天長。六合間。慶親率衆劫之。得牛數百。悉賤其估。分畀之力田者。民懷其惠。亦賴其捍禦。以自固。敵假道於承。以攻楚。慶不聽。至是被害。慶起潢池也。其衆多驍奮敢鬪。慶臨敵勇。亦能以少擊衆。故慶死。承州遂陷。楚勢

孤卒無以抗敵人皆惜之。計聞贈保寧軍承宣使。

辛巳侍御史沈與求尚書侍郎季陵並罷。先是與求嘗言宰相范宗尹年少驟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上意方鄉宗尹不以爲然。會與求再上疏劾季陵言其承望宰執風指有變朱成黑指鹿爲馬之語。宗尹乃求去。上遣中使押入御批陵降三官奉祠。與求與合入差遣。參知政事張守謝克家留御批不下。後二日宗尹入對極論大臣事不當懷祿耽寵使人主疑之而防其爲姦。事功決不可立。上宣諭再三。宗尹卻立不進。守力請宗尹同奏事。宗尹不得已而前進。呈已卯御批請陵以本官奉祠而與求除職出守。上許之。乃詔陵身爲侍從疑誤朝廷欲收姦黨之恩。遂陳迷國之計。可罷戶部侍郎。提舉亳州明道宮。與求乞顯黜獻言者其論爲當。至云指鹿爲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乃復視事。詔戶部續進黃金百兩白金四千兩錢萬緡充長公主下降粧奩使用。

壬午顯謨閣待制權吏部侍郎孟庚試尚書戶部侍郎。

癸未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益改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時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扈六宮在道未至也。旣而諫官吳表臣論益所至擾民。上曰益起開廢中今遠歸遽出將來何以使人。范宗尹言益方辭新命遂以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旣而卒貶二秩。

益改外祠在丙戌貶秩在乙未今連書之

詔權罷講

筵。俟過防秋取旨。是日宣撫處置使張浚復取永興軍。初浚之西行也。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及

是金左監軍昌與完顏宗弼皆在淮東。約秋高入犯。浚聞宗弼躊躇淮上。度必再犯東南。議出師分撓其勢。士大夫多以爲不可。朝散郎通判鉅州眉山王贊獻養威持重二策。浚弗用。召諸將議出師。都統制武威大將軍宜州觀察使曲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且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議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吳玠曰。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敵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吾據嵯峨之險。守關輔之地。敵卽大至。決不容爭。此十浚皆不聽。參議軍事徽猷閣待制劉子羽爭之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浚曰。事有不可拘者。假如萬一有前日海道之行。變生不測。吾儕雖欲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可得乎。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彬往渭州。以招填禁軍爲名。實欲伺察端意。彬至渭見端。問曰。公嘗患諸路兵不得盡合。及財物不足以供軍。今張公之來。兵已合。用已足。洛索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失今不擊。若尼瑪哈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己。必先計吾不可勝。與敵之可勝。今敵可勝。只洛索孤軍一事。然彼兵伎之習。戰士之銳。分合之熟。無異前日。我不可勝。亦只合五路之兵一事。然將帥移易。士不素練。兵將未嘗相識。所以待敵者。亦未見有大異於前日。萬一輕舉。脫不如意。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又自敵入犯。因糧於我。彼去來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常爲客。彼常爲主。今當反之。精練士卒。案兵據險。使我常有不可勝之勢。然後徐出偏師。俾出必有所獲。彼所謂關中陸海者。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則必取糧於河東。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因而乘之。可一舉滅矣。彬以端

言復命。先是玠以彭原之敗，望端不濟師，而端謂玠前軍已敗，惟長武有險，可捍衝突。二人爭不已。浚積前疑，卒用彭原事罷端兵柄，與宮觀，再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諸州羈管。陝西人倚端爲重，及貶，軍情頗不悅。

趙牲之遺史。金人敗吳玠於彭原，復歸河東。張浚欲大舉，問曲端有何計策。端謂承平之久，人不經戰，金人新造，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議戰。浚不喜，乃曰：將

軍持不戰之說，豈可當大將。端曰：唯遂納威武大將軍印，猶用爲參謀。時王庶亦爲參謀，議論不協，固辭，遂以爲都轉運使。隨軍而已。浚發秦亭，見兵馬俱集，大喜，謂當自此便可以徑入幽燕。問端如何，端曰：必敗。浚曰：若不敗，如何？端曰：若宣撫之兵不敗，端伏劍而死。浚曰：可實狀否？端即索紙筆，實軍令狀曰：如不敗，當伏軍法。浚曰：浚若不勝，當復以頭與將軍。遂大不協。初，王庶以失延安，自劾罷節制也。聞浚入蜀，即前途迎見之。浚以爲參謀官，偕行。浚已失全陝，復欲用端。庶固以爲不可。乃送端萬州編管。熊克小廩曰：先是端驍得志而驕，自彭原店之敗，少沮。參謀官王庶乘此言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蓋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遷之秦州。秦二書所記，端貶責及庶爲參謀，皆誤。端實以四年秋貶，萬紹興元年夏貶，而銜之以萬州之貶。擊之富平之後，克以秦州之貶。書於富平之前，皆參差不合。日歷王庶附傳，張浚宣撫川陝，庶丁母憂，浚力起之。時富平之師已潰，浚議退保川口。庶力陳撫秦保蜀之策，浚不納。乃版授參議官，費士戡蜀口。用兵錄，張公旣敗於富平，思端前言，欲復用之。乃召端及王庶於貶所。庶地近先至，以爲參謀官。據此則端罷兵柄時，王庶尙未爲參謀。非因庶所請也。王之望西事記曰：曲端屢與金人角，更勝迭負。西人以爲能，然心常少浚。浚乃奪其兵而廢之。案浚繼端止，謂其相出師之議，非以其少浚也。今不取。

浚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左副元帥宗

維問罪，宣撫司幹辦公事萬年郭奕力言不可。浚不從，乃以玠權永興軍路經略司公事，遂取永興軍。玠以功陞忠州防禦使。

甲申，詔沿海諸州置水斥堠。承議郎黃敦彥追一官勒停，坐前通判袁州日與守臣王仲薤俱降敵也。

時仲薤已竄。於是朝請郎李積中坐投拜除名編管。中奉大夫楊淵朝議大夫王子獻坐洪吉州失守。並追二官勒停。

日麻並無此。今以紹興二年二月壬午敦彥乞復官狀修入。淵子獻行遣亦據檢舉狀書之。不得其年月。且附敦彥追官之後。積中行遣檢舉並不見。紹興元年三月六日後省繼朱琳敘官狀云。去歲守臣投拜者。如李積中等。則除

名勒停編管。故因敦彥事連

書之。以詳當時行遣次第。

乙酉。皇叔持服前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優特起復。宣議郎御營使司參議官王擇

仁爲通直郎直徽猷閣權發遣河東路制置使司公事節制本路應援軍馬。時京西與河東北接壤。而忠

義之人猶有聚兵保守山寨者。河南鎮撫使翟興遣親信持蠟書取閒道以結約之。如向密王簡王英等

數十寨皆願聽節制。興言於朝。上大喜。遂命興與擇仁同領其事。先是擇仁以宣撫處置使張浚之命節

制京西軍馬在均襄間。

事見今年三月己酉。

故就命之。及是擇仁言山寨首領韋忠侂宋用臣馮養皆乞兵渡河。剋

期相應。賽遼州人自軍興。卽與其徒保聚山谷。數與金人戰。乃以忠侂爲中衛大夫昭德軍承宣使制置

使司都統制。兼知太原府。用臣賽並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制置使司同都統制。用臣知平陽府。賽知隆

德府。加興節制。應援河東北軍馬使。仍許擇仁帶見兵萬人以行。俟過大河。許以便宜從事。命下。擇仁兵

已潰矣。

趙銜之遺史。載此事於紹興元年八月己卯。今從日麻。

詔兩浙轉運使以米萬斛輸楚州。

丙戌。寧遠軍節度使體泉觀使孟忠厚乞蠲太母所過秋稅。范宗尹曰。頃已免夏稅。若復蠲放。慮州郡經

費有缺。必至橫斂。上愀然曰。常賦外科斂。及賊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賊吏死徒未嘗未減。自今官吏犯賊。雖未欲誅戮。若杖脊流配。不可貸也。

〔中興聖政臣匪正等〕曰。設官吏以牧民。志不在民而貪黷。是爲民之賊也。藝祖皇帝懲五季之弊。凡賊吏一切棄市。藝

祖豈好刑人者哉。誠以不如是。不足以行仁政於天下者也。而況艱難以來。生民之困極矣。撫摩漁養。民猶或病。而貪黷之吏。乃敢剝刻。以肆其無厭之求。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乎。故太上皇帝惻然念常賦之不可免。而欲不貸賊吏之罪。聖上斷然舉而行之。懲一而百勸。其真得藝祖。太上皇之心歟。

樞密院言。往歲金人自斬黃渡江。今防秋是時。乞令舒蘄鎮撫使李成。光黃鎮撫使吳翊捍禦上流。毋令敵騎深入。時光州統制官武功大夫劉紹先引所部去。翊以光州不可守。率軍民棄其城東下。道梗無所向。往依成。死於軍中。朝廷遂以成爲舒蘄光黃四州鎮撫使。

吳翊棄光州。不知在何月日。成兼四州。不見於史。但紹興元年五月三日有旨。

罷成舒蘄光黃四州鎮撫使。故於此併書之。紹先至九江。守臣姚舜明留之。奏以爲本州兵馬副鈐轄。就統其軍。

丁亥。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楚泗等州鎮撫使趙立領徐州觀察使。初有詔。問劾便宜加借官職之人皆罷。而立奏諸軍血戰解圍。至今猶未推賞。若復追奪。何以示信。朝廷以立忠義素著。故申命之。先是議者以金人尙留淮東。恐其侵軼。欲復爲海道之行。范宗尹獨以爲危事不可再蹈。若頻年海道。則遠近離心。大事去矣。乃詔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兵防江。仍會合淮南諸鎮。併力邀擊。立私謂寮屬曰。今敵自山東濟師不已。城中糧且盡。則無以善其後。將先事取京東。已陷沒諸郡。窒敵路。及求糧旁邑。則吾事濟矣。且

京東諸州本吾民也。聞我之來，必解甲相迎。是時張榮在鹽城縣，乘亂鳴張，立親擊破之，併足糧食。將經營京東，行次寶應縣，承州報敵復聚兵揚州，立遂歸。而昌已博城下，立慨然曰：敵終不去，惟有竭節守死。此州而已，屢出兵破敵，敵圍之。

戊子，以魔賊平，德音釋饒，信二州徒以下囚。河東忠義統制盧師迪、韓進皆渡河見，霍興計事，詔並以爲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師迪知澤州，進知懷州。朝請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滕康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珪並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康、永州，珪，衡州居住，坐失豫章，爲言者所劾也。於是其屬官汪若海、何大圭並除名，嶺南編管。

己丑，詔通泰鎮撫使岳飛以所部救楚州。時揚承二鎮已陷，楚勢亦危。趙立遣人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往救之。俊曰：敵方濟師，達賚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學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曰：楚當敵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根本未固，而宿衛寡弱，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見上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養寇自討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飛立腹背掩擊，仍令劉光世遣兵往援，毋失事機。

庚寅，詔景靈宮神御自海道迎至溫州奉安。自分權貨務場於臨安，而商人不復至行在。是日，詔廢越州場務，量留監官一員，打套出賣乳香而已。

辛卯給事中富直柔爲御史中丞。廣西轉運司請罷催稅戶長而依熙寧法。村疇三十戶。每科輪差甲頭一名。從之。仍推行於諸路。日麻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戶部狀修入。熊克小麻載此事於今年四月壬辰當考。 中大夫馮澥復端明殿學士。提舉

成都府玉局觀。以澥自言邦昌僭僞。已在城外。不與始謀。又不汙其僞命也。帶御器械潘永思罷。永思護六宮東歸。盧益頗與之交結。爲諫官吳表臣所論。上惡之。范宗尹請出永思。上曰。未可。罷祿以困苦之。庶知悔過。朕於戚里。未嘗私以恩澤。如邢后之父。不復收召。張婕妤兄弟。皆小官。卿等所知。盧益觀望陰結永思。非端人也。

壬辰。故朝散郎毛注追復左諫議大夫。注。江山人。大觀閒。爲御史。屢劾蔡京。後以不言張商英廢斥。至是復之。盜楊隆與其徒百餘人入梅州。焚州治。執守臣通直郎沈同之。至城北殺之。掠城中而去。此以紹興三年

正月二十三日。梅州爲都頭李乙乞酬賞。狀增入他書。並無之。

癸巳。詔戶部會計內東門司。日下進絹五千匹。言者論仁宗皇帝於太平富盛之時。猶節損冗費。罷去無名。況今日艱危空乏之際乎。願陛下取憲仁祖。用度好賜。更加節約。凡不得已而錫予者。但降賜日。付之有司。則疑謗自銷。而戶部經費。亦可少紓矣。詔候內藏庫有絹日撥還。此恐即胡文修所言當考。 建州民范汝爲粗

知書。其諸父以盜販爲事。而號黑龍。黑虎者。尤善格鬪。羣不逞附焉。每數百人負鹽橫行州境。官不能捕。

有儒林郎江佃、建陽人。老矣。郡守謂佃有謀。使攝令甌寧。以圖二范。未幾。果擒之。皆死於獄。其徒無所歸。往依汝爲一日。汝爲因刃傷人至死。遂作亂。事在七月建陽令王昌、甌寧令黃光邦不能討。時方艱食。飢民從

之者甚衆。守臣朝奉大夫韓珉遣州兵出戰。爲所敗。賊勢滋盛。言者乞委官節制。乃命本路安撫使程邁會兵討之。熊克小麻稱詔帥臣徽猷閣待制程邁遣兵討之(案)邁除待制指揮今年五月壬寅已不施行克所云恐誤

甲午。中散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韓藻爲其父故觀文殿大學士忠彥請諡。上曰。呂頤浩嘗奏崇寧黨碑。視其姓名皆賢士大夫。真可惜也。上篆其神道曰。世濟厚德之碑。諡文定。忠彥琦長子。建中初左僕射。黨籍執政第十人。濟州安置。定諡在紹興元年四月

月癸丑。賜碑在建炎四年九月辛未。今併書之。起居郎洪擬試中書舍人。詔起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神武副軍統制陳思恭

將所部屯明州。以防海道。兩浙安撫劉光世畏金人之鋒。不能援揚。楚。但遣統制官王德、鄺瓊將輕兵以出。是日。(案)宋史渡江。與敵游兵遇。擊之。繫乙未日

丙申。以直徽猷閣方孟卿知建州。

丁酉。詔起左藏庫綉絹並赴溫。明州寄椿。以將避敵也。此以紹興四年十月二日戶部劄子修入

戊戌武義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桑仲爲襄陽府鄧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初仲既逐程千

秋事見去年十一月丁未

即據襄鄧州有衆十餘萬久之其軍食絕乃以人爲糧至是宰相范宗尹念其鄉

國被禍之酷請赦仲罪遂命之時朝廷未知仲階官乃權給敕仍令仲自陳所領官職而後賜告焉

熊克小麻

戰仲除鄧州三州鎮撫使於紹興元年二月末注云朱勝非開居錄云范宗尹以其兄宗禮在桑仲軍中故授仲襄陽鄧州均房等
鄧州鎮撫使地大人衆稍爲患又王銖亦言仲授襄陽鎮撫使今據汪藻外制乃鄧州三州而襄陽不在此數合依汪藻制詞案日麻仲
除命在今年八月戊戌乃云兼知襄陽府克所云誤也均房乃王彥所領仲不兼此二州勝非亦誤其後仲死朝廷乃以襄鄧州四州
分爲三鎮以授李橫李道旣而本鎮參謀官趙去疾等奏四郡不可分乃復合爲一鎮日麻載其事甚詳不知克何以函莽如此趙姓之
遺史載仲爲鎮撫使在明年二月蓋記
其受命之時克於此始書之又誤矣

初上召宣教郎致仕周虎臣道梗不卽赴及是至行在會舒蘄鎮撫使
李成且叛大臣議擇可使成者虎臣請行上召對以爲太常博士是日遣虎臣持撫諭敕書及戰袍金束
帶往賜成受之時盜寇縱橫成欲據一方以觀天下之變遂徑犯江西

初朝奉大夫提舉廣西左右兩江峒丁公事李械與帥臣許中不和因互訟其過會有旨減罷提舉官以
帥臣屬官一員兼領是月械始受命既而中論械不已詔停械官卽欽州劾治

提舉司減罷未見月日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廣西轉運司申經

略司幹辦任彥輝。彥輝事嗣丁乞支公使錢。亦不云何日降旨。二年閏四月二十四日貢士李漢狀。叔械於建炎四年八月丙巳。遵依聖旨減罷訖。則是命受在此月也。械停官在今年十一月丁卯而日麻不書。今以紹興二年閏四月御史臺看詳狀修入。

鼎

澧鎮撫使程昌寓既受命。傳檄二州。新除辰沅靖州鎮撫使孔彥舟聞之。自鼎州渡江入益陽縣。守臣向子誼在衡。永閒未至。宣撫處置司參議官王以寧率所部拒之。爲所敗。以寧遁去。彥舟遂入潭州。宣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雱在其軍中。卽以便宜檄彥舟權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彥舟之入潭也。潭之官吏移治攸縣。彥舟遂立賞以搜捉郡官。時儒林郎張揆者在潭州。乃以挾權本州通判兼權州事。昌寓披荆棘。立軍府。屢與賊接戰。其御下甚嚴。有不用命者必誅之。賊不敢犯。

孔彥舟去鼎入潭。史無月日。熊克小麻鑿之四月末。案紹興元年正月轉環奏狀云。去年秋冬

閏王以寧提兵在州。孔彥舟全軍入境。則必非四月也。趙姓之遺史載於八月末。庶幾近之日。麻彥舟十一月已酉除湖南副總管。已酉初十日去。此兩月餘。當是朝廷方聞此事。今從遺史。

彥舟之在鼎也。移檄本路提舉

官曾幾求鹽以給軍食。本司官屬懼。請子之以扞禍。幾拒之不與。旣而昌寓復欲得鹽。幾曰。使吾畏死。則輸彥舟矣。亦不與。幾懋弟也。金人侵犯陵寢。河南鎮撫使翟興遣其子琮及統領官趙林。率兵自河陽南城至鞏縣。永安軍邀擊之。屢戰皆勝。追奔至澠池而還。盜張琪聚衆屯舒城縣。李成在頭子山。遣人督其芻粟。琪懼。移屯廬江縣。至是又移屯襄安鎮。金左監軍昌招撫邊水寨趙瓊降之。